

王兆田 著



37

关东姑娘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关 东 姑 娘
Guandong Guniang
王 兆 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七 二 一 二 工 厂 印 刷

字数: 20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9 插页: 2

1985年11月第1版

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5,500

责任编辑: 王小铁 责任校对: 文川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统一书号: 10158·906 定价: 1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三部充满浪漫色彩的中篇评书。

《关东姑娘》写山东青年牛得宝闯关东，不幸冻僵河谷，被避难深山的丽女杨参花搭救，并蒙其伴侣、瘫痪人胡玉杰挚意挽留。三人患难与共、联袂相偕，引出一连串爱与德、利与义、亲与仇、活与死的交迭冲突。《宝参外传》写胡天林这一贫苦山民挖得稀世宝参后的惊险遭遇。《杨司令闯山》写杨靖宇以大将风度提携友军、联兵克敌的战斗故事。本书饱含道德情操教益和革命英雄主义感召力。故事娓娓动人，结构精谨端严，浓情酹景，随意挥翰。读后如尝关东山野味甘泉……

目 录

关东姑娘..... 1

- 第一回 牛得宝深夜闯关东..... 1
- 第二回 杨参花被逼进深山.....15
- 第三回 怀乡情密林寻亲人.....29
- 第四回 救恩人得宝除恶棍.....44
- 第五回 牛得宝二进棒槌沟.....54
- 第六回 猎熊胆深山遇险情.....67
- 第七回 好男儿不做亏心事.....81
- 第八回 烈性女舍生留芳名.....94

宝参外传.....103

- 第一回 胡天林深山得宝参..... 103
- 第二回 祭山神小镇起风波..... 113
- 第三回 因宝招祸江边轻生..... 124
- 第四回 吕秀苗夜深探真情..... 135
- 第五回 仗义行劫宝参还主..... 149
- 第六回 赎亲人宝参又遭劫..... 162
- 第七回 夺宝参抗日烽火起..... 181

杨司令闯山.....209

- 第一回 杨靖宇挥兵老熊沟
抗联军擒匪小山屯..... 209
- 第二回 释众匪司令顾大局
入龙潭英雄见本色..... 224
- 第三回 卧虎岭上化险为夷
甸子街内兴兵讨杨..... 242
- 第四回 杨靖宇巧摆“绊雷阵”
杜久文毒设离间计..... 261
- 第五回 以德报怨解围龙潭沟
团结对敌会师歼日寇..... 273

关东姑娘

第一回 牛得宝深夜闯关东

列位！说起关东山来您可能十分陌生，要说起“人参、貂皮、靰鞡草”，您准会说：得！那不是举世闻名的关东三宝吗？这可让您说对了。关东山真是块天下罕见的宝地！您看，那蜿蜒起伏的山岭上，大林子一片连着一片，千山万岭，草木葱茏，活象一片浩瀚的绿色海洋。其实，这关东山里出产的何止三宝？就是三十件、三百件也打不住！能入药的除人参之外，还有虎骨、鹿茸、冰片、天麻、东珠、熊胆、木灵芝、不老草……，能滋补的有熊掌、椴蜜、猴头、田鸡、木耳、元蘑、黄花菜……，能取暖御寒的有紫貂、水獭、狐狸、獾子、貉子、墨狗、灰狗、松鼠的皮张和靰鞡草……，这真可谓关东山之稀世珍宝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！

解放以前，鲁、冀、豫、苏一带的贫苦百姓，遇上水、涝、旱、蝗、虫、病瘟等天灾人祸，只好拖儿带女，离乡背井闯关东，靠挖参采药、狩猎捞珠、伐木放排以度灾荒之年；一些杀富济贫、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犯了案子，也逃到关东山里躲避官府的缉捕；一些输光了家产又输了老婆孩子

的赌棍、唯利是图的奸商也混迹到逃难的人流中下了关东；还有些地痞流氓与当地官府勾结，跑马占山，逼捐索税，大发横财。这样，关东山一下又成了穷人的地狱、富豪的天堂。那时，关里关外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：“死逼无奈闯关东。”人逼到份上，明知是苦井也得跳，是火海也得钻哪！

今天给列位说的这段书，不讲关东三宝，却要说说关东山里的人，因为我觉得，关东山里的山好、水好，却难比得上人好。那位要问了，哟哈！您的口气真不小哇！关东山地面那么大，人又那么多，你能说个周全？再说，关东山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有龙有虎，也有豺狼、狗熊，你敢说关东山里个个都是好人？不敢！编书的只有一支笔，说书的只有一张嘴，岂能包罗万象？常言说得好，一滴水能映出太阳的光辉，我要掐头去尾，删繁就简，说段《关东姑娘》，想让列位知道一点关东山里的风土人情。

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本。今几个说的《关东姑娘》，书却要开在山东地面的范金岭庄。这个小小的山庄，人不过千，户不过百，座落在沂蒙山的前怀。一天晚上，正是个月黑头天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细雨濛濛，有一个黑影儿悄悄摸进范金岭。他这一进庄，引得各家各户的狗一个劲儿地狂咬乱叫。这个黑影儿摸到庄后的三间草屋前，轻轻叩响柴门：“啪！啪！啪！”“谁呀？”里屋传出一个老太太的声音。“我，大娘。”黑影儿忙应了一句。“噢？！是得宝？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出，接着，柴门开了，一只枯瘦的手把得宝让进屋里，紧接着回身关上房门，插上门栓，又上了顶门杠。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死死抓着得宝的手，悄声说道：“孩子，头晌，庄长领着两个当兵的抓你来了，说你开了小差，说等你回来了，让你自己去村公所投案呢。”

说话间，老太太在窗上挡上了一张麦秸编的草帘子，“嚓！”划根火柴点亮了小油灯。她端着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得宝，泪水顺着面颊悄悄流淌下来，颤声说道：“瘦了，孩子，瘦了，才刚刚五个月零两天。”

这个得宝姓牛，得宝既是他的乳名，又是他的大号。这一年，他刚满二十四岁，中溜的个儿，四方大脸，粗黑的扫帚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厚厚的嘴唇，全身穿着国民党军装，打眼一瞧，看得出他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。这阵子他也太狼狈了，光着脑袋，赤着脚，鞋子，帽子都跑掉了。牛得宝跟这位老太太的独生闺女范小莲订了婚，说好了今年八月初六办喜事。谁知道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今年刚打春，牛得宝被国民党抓了壮丁，眼看喜期临近，他怎么能在队伍里呆下去？所以，他才在一次战斗中扔了武器，开了小差，逃回老家范金岭。

牛得宝一进屋里，两眼四处撒目。因为他还没见到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儿。小莲娘当然知道未婚女婿的心事，一手高高地擎起油灯，闪开灯影儿，牛得宝才看到范小莲坐在炕里。小莲披了件碎花布衫，脸冲着得宝，泪水“哗哗”淌个不停，扎煞着双手摸索着：“得、得宝哥，我、我在这儿呢。”

牛得宝一瞅范小莲这副模样儿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子，一步跨到炕前，握着小莲细长的手指：“莲妹子，你？你的眼睛怎么了？”

范小莲手捂着双眼，“嚤嚤抽泣个不停。小莲娘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孩子，咱娘们命好苦哇，自从你被抓了壮丁之后，莲子她急火攻心，患了眼疾，一直不敢见光亮。”

牛得宝挨近范小莲坐下来，心如刀搅一般，她是个多么

俊秀的姑娘呀！特别是那双秀丽的杏核眼，五冬六夏总是水汪汪的，好似一对见了秋霜的龙眼葡萄，亮得能映出人影儿来。如今，咳！牛得宝狠狠地捶了炕沿一拳头：“都怨该死的‘刮民党’！”他转过身来问小莲娘：“大娘，没给小莲扎古？”

“咋没扎古？去五莲山莲花庙里求过眼光娘娘，也去日照城找过坐堂先生。”“先生怎么说？”“先生说，扎古好小莲的眼睛，非得黑熊胆作药引子不可。咱小门寒户的到哪儿去讨弄这样的贵重药哇！只好硬撑着，活遭罪！”

这屋里的三个人相视无语，各自想着心事，牛得宝霍地从炕沿上站起来，一拍大腿：“有了！”小莲娘慌忙朝窗外一指：“悄声点，别让人家听见！”小莲娘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得宝，你有好法子？”牛得宝缓缓抬起头，轻声说：“大娘，您家我大爷不是闯关东了吗？他在什么地方来着？”

小莲娘脸一沉，说道：“你提他做什么？那个没良心的，抛下俺娘们，一去八年零仨月了，连个口信都没往家捎！”

小莲娘说的是小莲的爹，他叫范汉文，原先在沂蒙山区靠在乡间行医为生。八年前，也是这么个月黑头的日子，他突然从外边闯进家，进屋就说：“莲子她娘，不好了，鬼子宪兵队说我私通八路要抓我，我在这儿呆不下去了！”小莲娘慌了，抓着丈夫的双手问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“闯关东！”

“你、你走了，扔下俺娘们咋过？”“别怕，得宝他爹会来照顾你们的。”

转眼间过去了八年，小莲娘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范汉文，千方百计地打听他的下落。去年，有个闯关东的发财还家，带了一个口信。

范小莲见牛得宝打听爹的下落，忙说：“娘，前庄有个

闯关东的回来，俺爹不是在关东山的红石砬子屯住吗？他说俺爹也发了财……”

“红石砬子屯？”牛得宝又问了一句，暗暗记在心中，“大娘，我也去关东山闯一闯，一是讨弄黑熊胆给莲妹子扎古眼，二是找找俺大爷，跟他一起回来！”

一听这话，小莲娘的脸骤然变色，象牛得宝一下子要走了似的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双手：“得宝，兵慌马乱的你也想闯关东？万万使不得！”因为小莲的娘尝尽了丈夫闯关东的苦头，多亏眼前有个牛得宝，有个大事小情，他跑前跑后能独挡一面，都说是女婿是丈母娘的半个儿子，在小莲娘的心目中，牛得宝要比亲儿子还强。牛得宝若是再闯了关东山，往后的日子就更没法过了。

范小莲自然更不愿意牛得宝走了，她早就听人家说过，“要吃关东饭，得拿命来换，闯了关东剥层皮，十去九难还。”不过，她跟牛得宝的喜事还没办，当着娘的面，不好公开拦挡，急得伏在炕上哭泣着。

牛得宝一看这情形，什么都明白了。无可奈何地笑笑：“大娘，说句实在话，我也不愿意去闯关东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时时难哪！话又说回来，刚才，您不是说庄长还领着当兵的来抓我吗？队伍上抓回去开小差的，都枪崩了！我要是那么死了，多窝囊？大娘，反正，我看国民党肯定站不长了，天下一太平，我就会回来的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，牛得宝是得出去躲躲风头，不然，性命都难保哇！范小莲抬起头，擦干了眼泪，扭回脸去暗暗叹气。小莲娘却又气又急，抽抽答答地数落道：“老天爷，这不是成心要俺的命吗？”得宝忙说：

“大娘，要走今晚就得走，不然，走露了风声，怕是插翅难

逃了。”

事到如今，船到码头车到站，只好如此了。小莲娘忙到西间给牛得宝打点行装。她也有意让个空，叫闺女跟牛得宝说说体己话儿。范小莲见娘去了，转回身来，拉着牛得宝的手，觉得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说，可就是说不出口来，她紧咬着下唇，愣是急得掉泪。牛得宝虽是条钢浇铁铸的硬汉子，心里也酸溜溜的不是味道。他贴近小莲，轻轻拭去小莲眼角上的泪珠，故作笑颜：“莲妹子，你甭担心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说不定三天两早晨的就要垮台完蛋，我躲过这些日子，领着你家大爷就回来！”

范小莲没理会这些，苦笑着摇摇头，说道：“得宝哥，我这眼睛能不能扎古好还很难说，我不能拖累了你。”

牛得宝一听这话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气冲冲地说：“莲妹子，你啥话不好说，偏偏说这些扎肺管子的话？”“人家说的可是真心话！”“哼，你别说眼睛是一时看不着，就是真瞎了，身子瘫巴了，我也守着你一辈子！”

“噗嗤”！小莲破涕为笑。她要的就是这句话。沂蒙山里庄庄落落都有闯关东的，带回来不少关于关东山的一些神奇传说。包括对关东山里的女人的一些传闻。她怕牛得宝学坏了，说道：“得宝哥，我听人说……”“说啥？”“关东山里的女人骚，路上见着个好小伙儿，跑出来硬往屋里拽，硬往炕上拖！”

牛得宝这才明白，小莲是怕他闯关东，沾花惹草，抛弃了她，他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咳，别人不知道我，你小莲还不知道我吗？女人哪，就是小心眼儿。你别听人家瞎扯胡啦，就是九天仙女拉我、拖我都动不了我的心。”

范小莲点点头。她当然了解牛得宝的心，更熟知得宝哥

的人品。她想进一步叮嘱叮嘱他，夫行千里妻担忧嘛！她从炕梢的一只木箱里摸出一条手帕，在灯影下抖了抖，象一团跳动的火焰。她把红手帕迭了迭，塞给牛得宝，说：“把这个带上吧。这是俺娘给俺爹的，俺爹闯关东时又留给了我，你带上它，就象我天天伴在你的身旁一样。见了爹，他若不认你，你就拿出来让他看看。”

牛得宝双手接过红纱手帕，仔细一看，上面用金银丝线精心彩绣了一株水灵灵的并蒂莲花。他小心地迭好，藏在内衣里。他刚想起身去西屋帮助范大婶儿打行李，小莲又低声唤了声：“得宝哥！”

牛得宝“哎”了一声，小莲朝他招招手，意思是让他靠近前一点。牛得宝上了炕，凑近了范小莲，低声问：“莲妹子，你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范小莲没出声，一下子把牛得宝搂过来，亲了牛得宝一下子，紧接着，把自己的脸紧紧贴着牛得宝的面颊，让泪水扑簌簌从牛得宝的脸上流进了嘴角里。

牛得宝别看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又与范小莲相好了几年，他连小莲的手都没敢碰过，今天范小莲这个大胆的举动，使他又惊又喜，他脸上火辣辣的，挣出来小莲的手，轻轻摸了摸自己的面颊，滚热滚热的，他品着小莲的泪水，说不出是甜还是酸。刹那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，我得快去快回，好与小莲成亲。

简短捷说。牛得宝离开故土，晓行夜宿，历尽坎坷，走了三个多月，终于来到了关东山地面，这时，已经进入了腊月门儿。

关东山的冬天，那真是冷得出奇。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平素，松花江象匹脱缰的野马，波涛汹涌，一泻千里。如今，它已被严寒征服，象条失去生命的玉龙，静静地卧藏

在千山万壑之间，深山老林里的参天大树，经受不了严寒、风雪的侵袭，冻得“卡叭卡叭”直响。

牛得宝顺着松花江上的冰道，走了三天三宿。这阵子，他又冷又困。西北风卷着小清雪跟刀子一样扎得他睁不开眼睛。他站下来打个哈欠，抬头看看天，西边天上的太阳失去了往日的光辉，象个即将熄灭的小火球，瞅一眼，让人觉得身上增加了几分寒气。“呜！呜——”又是一阵风雪袭来，他骂了一句：“日他娘，关东山真冷哟！呸！”他狠狠啐了口唾沫，一口唾沫落地，立即跌成了八瓣儿冰花。他跺了跺麻木的双脚，扬起那只失去知觉的右手，手搭凉棚朝前看去，嘴里呐呐地念叨着：“快到红石砬子了吧？”他在家听闯关东的人说过，红石砬子可富裕了。家家户户都住着宽敞明亮的木板房，屋里生着暖烘烘的炉火，热乎乎的炕头，吃的是黄米面包着小豆馅的粘豆包，就着酸菜、粉条子炖猪肉。红石砬子屯的四周，都是冒天起的大林子，林子里藏着带红兜肚的胖参娃娃，穿红袄绿裤子的俊俏姑娘，这都是人参精变的。见了他们只要喊一声“棒槌”，他们就变成人参，拿到营口卖了，至少换个万儿八千的银元。可是，在眼前，前不见屯堡，后不见店房，只见树木不见人！牛得宝用冻得僵硬的双手拽拽棉帽耳朵，扎紧了勒腰的麻绳，又把他背的行李打开，披在身上遮风避雪，他才略觉得暖和了一点儿。这一暖和就来事儿了。上下眼皮直门打架，哈欠一个连一个，两条腿再也迈不动步儿了。唉！吃点东西再走吧。牛得宝从怀里掏出半拉窝头，啃了一口，“嘎崩！”窝头上只留下几个白牙印儿。牛得宝只好把窝头重新揣进怀里，他又累又乏，又饥又困，把被窝使劲儿裹了裹，想坐下来歇一会儿，他刚刚坐下，一头就栽歪在雪地里了。

列位！关东山里的大风雪天，别说是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倒下难以再起来，就是个穿着皮袄的富豪倒下也是九死一生。那位要问，这么说，牛得宝准死无疑了。哎！您别着急，有道是“无巧不成书”。牛得宝倒下之后，全身很快冻麻木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在他耳旁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兄弟，兄弟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”此时的牛得宝，有眼睁不动，有嘴张不开。他只听到身边“呼呼”地刮热风，燎烤得他的脸火辣辣地难受。他的手、脚、耳、腮一个劲儿钻心地发痒，这是咋回事呢？他微微地睁开眼睛，一看，嚯！不知什么人在身旁生了一堆大火，火着的挺旺，“哗哗剥剥”，跟放爆竹似的，在火堆的那一面，影影绰绰有个姑娘的身影儿，弯弯的月牙眉，黑亮的大眼睛，小巧的尖鼻子，脸盘象十五的圆月儿。冷眼一瞅，真有点象范小莲呢。随着升腾跃动的火苗儿，那个姑娘一会儿象升到云端，一会儿又象落在地上。牛得宝越瞅越觉得纳闷儿：这深山老林里哪来这么个俊俏的女人？莫非她是人参变的大姑娘、小媳妇？牛得宝有了知觉，就想站起来弄个明白，他刚想往上爬，那个姑娘连忙跑来搀扶他，牛得宝的脸“唰”地红了：“不、不用，我自己能站。”

“格儿格儿……”那女人笑了，“短命鬼，若不是碰巧我下山，今晚你就进狼肚儿了。这条江道上，哪年没有百儿八十个的冻死鬼？数你命大！”

噢！牛得宝这才明白眼前的姑娘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连忙“噗腾”跪倒，磕了个响头：“恩人，救命之恩，永世不忘！”

“格儿格儿……”又是一串笑。那女人撩撩鬓角的头发，说道：“嘴倒挺甜的，快起来，别折了我的阳寿，我还

没活够呢！谁没个三灾六病的呢？快烤烤火暖和暖和吧！”

牛得宝爬起来，躬着腰把手伸到火堆上，一边烤着火，一边偷偷打量着他的救命恩人。看上去，她不过二十五、六岁，身子骨壮实得跟男子汉一般，一顶狗皮帽子下边压着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。上身穿一件绛紫色棉袄，右肩处打了二层补丁。下身穿一件黑棉裤，脚上蹬一双牛皮靴。这时候，那女人朝他投来一束目光，正好与牛得宝的目光相遇，羞得牛得宝慌忙低下头问道：“请问恩人，贵姓大名？我好给您供长生牌位。”

那女人一听这话，满脸的笑容倏然消失，牛得宝心想：糟了，敢情这地方不兴问人的名姓？不然，她怎么会不高兴呢？那女人忽然长叹一声：“唉！一个女人家，什么名不名、姓不姓的？你就叫我大嫂好了！”“大嫂？”“哎！”大嫂脆生生地答应了一声，满脸的云彩全飘散了，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。牛得宝见大嫂转怒为喜，略略放了心。山东人的脾气，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，他还没忘记给大嫂供“长生牌位”，又问道：“大嫂，你家大哥姓什么？”

大嫂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沉下脸说：“你要续家谱咋的？想抠个根儿栽着？快暖和暖和赶路去吧。”大嫂说着话，拖起小爬犁就往前走，走了不几步，她又回过头来问道：“兄弟，你这是到哪儿去？”

牛得宝答道：“俺来闯关东。”大嫂停下脚步：“啧啧，不知冷热的家伙，还敢来闯关东山，不枉送了你的小命儿？这地方可不比关里家，天气冷，水土硬，哪好胡乱睡？”她抬头望望天，天阴沉沉的，飘落着细细的晴雪。她犹豫了片刻，又退回几步问：“你究竟到哪儿去？”“红石砬子屯，

隔这儿还有多远哪？”

大嫂扬起头，思忖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还没听说过这地方呢，天色也不早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
牛得宝笑了笑：“走到哪儿算哪吧！”说着，他给大嫂施了一礼，朝前就走，刚迈出几步，一个趔趄，险些摔倒。大嫂忙扔下小爬犁，跑上前扶住他：“兄弟，你太累了，到俺家歇歇脚吧！”

牛得宝自然感激不尽，忙问：“大嫂是什么庄的？”

“什么庄？”大嫂苦笑一声，“棒槌沟，快走吧，来，上爬犁，我拉着你！”

大嫂把爬犁拖过来，扯过牛得宝的被窝儿扔上去，催促说：“上呀！”

这么个大小伙子，怎么好让一个女人拉着呢？牛得宝怪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：“不不，大嫂，我自己走吧！”大嫂一把抓住了牛得宝的胳膊，嗔道：“别逞强，坐住！”说着，她又把牛得宝头上的那顶棉帽子摘下来，扔出老远：

“戴这破玩艺儿能上关东山里过了冬？你寻思这是在关里家？”

牛得宝一愣，瞅着被扔掉的破棉帽子，暗想，这大嫂够野性的，破帽子也比光头强哇！大嫂把自己头上的狗皮帽子摘下来，强按在牛得宝的头上。牛得宝顿时觉得象顶了个热火炉儿，心里头热乎辣的：“你？大嫂，你不冷吗？”

大嫂抿了抿头发，“格儿格儿”一笑：“在山里头住惯了，比你这初来乍到的山东棒子抗冻，坐稳！”说笑间，这位不知姓名的大嫂驾起爬犁辕子，把爬犁绳子套在右肩上，一弯腰拉起小爬犁在冰道上就是一溜小跑。

牛得宝回头瞅瞅自己死而复生的地方，只见江边上矗立

着一座陡峭的石砬子，石砬子下面有块象一间房屋大小的卧牛石，远远望去，黑黝黝的象只蜷伏的老虎。牛得宝好生奇怪，惊奇地“哟”了一声。大嫂忙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牛得宝指着那卧牛石说道：“大嫂，你看那块大石头，多象只老虎哇！”

大嫂重新拉起爬犁，边走边说：“可让你说对了，那块石头就是只老虎变的。”“啊？老虎还会变石头？关东山里的说道就是多。”“说起来也是扒瞎，你坐稳了，我说给你听听。”“哎。”“这也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的事儿，有那么小两口子，在松花江边上住着，靠种地、打柴为生。有一天，夫妻俩上山种地，半道上碰着一只从林子里跳出来的老虎，张着血盆大口，“呜呜”叫着，可吓人了。两口子吓得扭头往回跑，老虎一个高儿又蹿到前边，拦住了他俩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牛得宝替那小两口捏了把汗：“老虎要吃人？八成是饿了吧？”“你听我说呀，老虎的喉咙里卡着一块骨头，想求他俩给拿出来呢。那男的胆子大，把骨头从虎口里掏出来，说：‘你快走吧。’老虎摇摇头。它想跟着这小两口过，报答救命之恩呢。老虎象个看家狗，给这两口子看门守家。小两口天天上山种地，对家里也放心。你想想，有这么个好守门的，谁敢靠他们家跟前？”“哈哈……”牛得宝开心地乐了，“那老虎怎么会变成石头呢？”“你别性急呀。”大嫂拉着爬犁，快步如飞，继续讲道：“后来，两口子生了孩子，把孩子放在家里头，他俩上山种地。有一天，小孩儿在家哭了，老虎跳到炕上，学着人的样子拍着小孩儿，三拍两拍，那小孩不哭了。”“睡了？”“死了。”大嫂略略放慢了脚步，回首说道：“你想想，那么点小孩咋呛住老虎的爪子拍？两口子回来一看，可心疼坏了，见孩子